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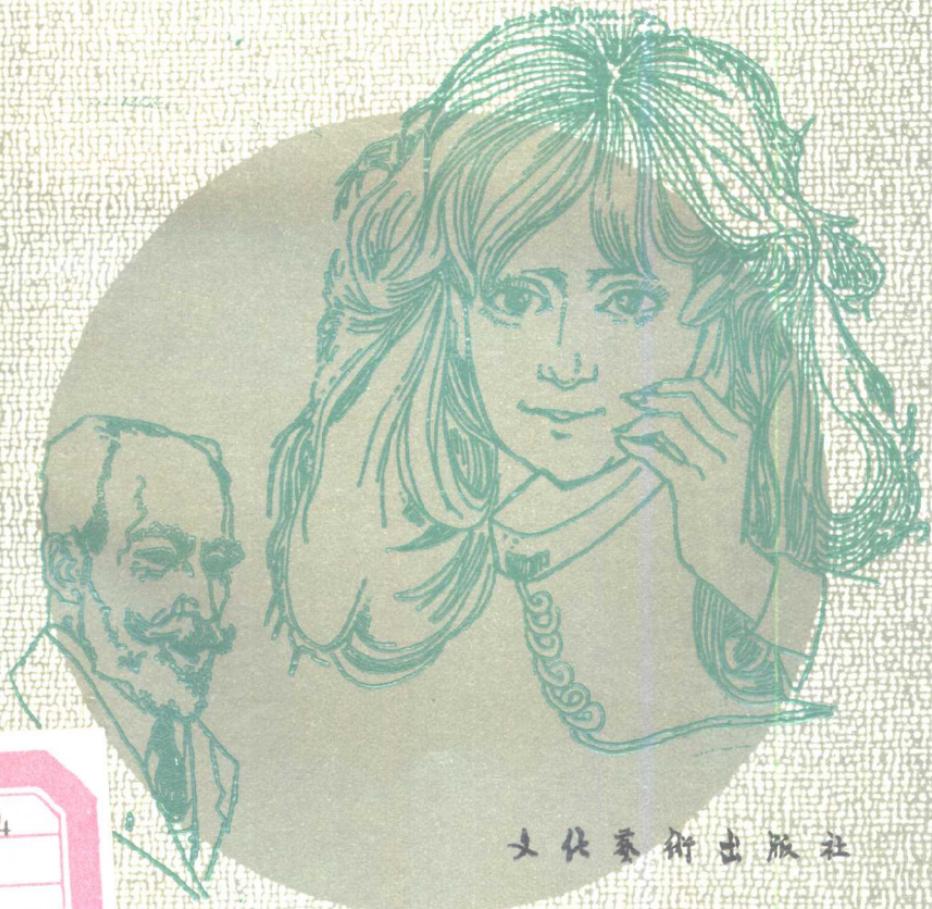
小能人文学丛书

DANG
XIN
KA
TA

当心! 卡塔



〔瑞典〕玛丽亚·朗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DANG
XIN
KA
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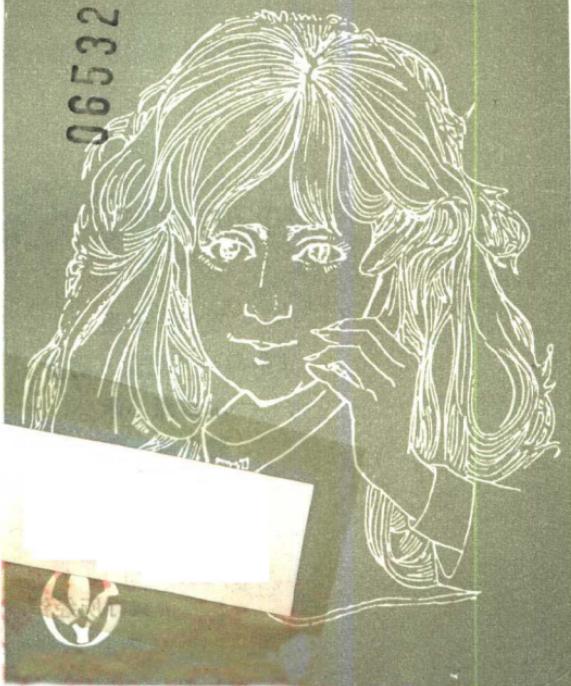
当心！卡塔

[瑞典]玛丽亚·朗 著

朱疆源 译

滕守尧 校

065321



文化艺术出版社

(京)新登字140号

Paß auf, katja
Von Maria lang
Copyright,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Reinbek bei Hamburg, 1977

(译自汉堡罗弗尔特袖珍本出版有限公司 1977 年版)

当心！卡塔

〔瑞典〕玛丽亚·朗著

朱疆源 译

滕守尧 校

★ 时代 杂志社 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冠中印刷厂 印刷

★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4.75 字数 97,000 插页 2

1992年6月北京第1版 199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 册

ISBN 7-5039-0833-5/I·406

定价：2.65 元

《小能人文学丛书》序

——献给青少年朋友

滕守尧 朱疆源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青少年时代。

当人们进入成年，步入老年，这个时代便会幻化成一幅幅画面。无论你走到什么地方，这些画面都会像影子一样伴随着你。在你最快乐的时刻，在你最艰难的关头在你独居静室，在你身居闹市在你的睡梦中，在你夜梦初醒时，这些画面便变得异常清晰和活跃，它们在你的眼前跳动着，有时是那么调皮，有时又那么严肃，有时给人以指责，有时给人以安慰。

有人说，少年时代思想是最纯洁、最简单的，一旦长大进入成年，思想便变得复杂了。这句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成年人的思想确实是复杂了，但绝不等于说少年时代就仅仅是纯洁和简单。少年是生活在一个和成年人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青翠的竹竿变成了奔驰的骏马，矮凳变成了海洋中行驶的大船，露珠变成了美酒，蘑菇变成了雨伞。在这个时代，每一件事，都是一个新的起点；每到一处，都感到格外新鲜。在成人眼里，也许只是一场可有可无的游戏，而孩子们却个个都一丝不苟，显得是那样严肃、认真和威严！

少年之后，进入青少年，这是从独特的少年世界进入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的过渡期。然而在这两个世界间，并没有一架从低到高的阶梯，而是一座烟雾缭绕的“桥”。人走在桥上，瞻前顾后，对前方的成人世界充满了好奇、迷茫、疑问和期望；对身后的少年、童年时代依旧恋恋不舍，藕断丝连，那截青翠的竹竿也许不再是一匹奔马，而一旦见到一匹真的奔马时，又丝毫不想到有马失前蹄，或有时也会被马踢翻的危险。

在这一微妙的过渡阶段，人的内心就像是一块吸水的海绵，假如此时，人能经验一千件事，就有一千种永远是新鲜的经验播入心田；假如人在此时，读了一千部饶有趣味的书，就有一千种永不磨灭的烙印留存在心间。它们全都是第一次，第一个或第一遭。因而即使你成年后悟到，其中有一些是那么可笑和荒唐，可一想到它们，便会引起一阵心的震颤。“望梅止渴”对某些人也许是一种根本就不现实的神话，但对那些曾经亲自品尝过梅子的人来说，却是一种毕生毕世活生生的体验。

然而不幸的是，并不是每个人在青少年时代都能经历一千件饶有趣味的事件，更不是每个人都能读到一千部使人激动万分的好书。

在旧中国的千千万万个书斋里，那一个个鼻子里还流着鼻涕的孩子们，每天朗诵的是使他们莫名其妙的“人之初，性本善……”假如到时背诵不出，先生便会在手上打板子。

有时候，一部《西游记》的书，已经读烂了，可过不了多久，就会又捧在手上。对于那些好奇的青少年来说，又有

什么法子呢？到哪里才能找到更多的令人解渴的好书呢？

解放初期，从苏联来了好几部引人入胜的好书，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等，它们曾使好几代青少年无比激动地“走”出了中国，与黄头发、蓝眼睛、高鼻子的洋孩子们发生了感情上的交流，一起经历了种种不寻常的革命历程，要问青少年们读这些书时的那股如痴如狂的劲儿及它们对人一生的影响，那些现年40—50岁的伯伯婶婶们，也许会有好多好多话要讲呢！

八十年代，翻译的书渐渐多起来了，越来越多的国内的作家们也开始关心起青少年读物了，然而离孩子们的渴求，还差得很远很远呢！上千种有趣的青少年读物，对于一个仍然只记得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的书市状况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然而有一天，在联邦德国的一个10万人的小城里，我们走进了一个青少年书店。在这里我们果真看到了上千种青少年读物。当时，我们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仅仅是粗粗地浏览，也花去了我们整整一天的时间。一个德国朋友告诉我们，在这儿，青少年读物和青少年录音录像，都必须保证内容健康向上，稍有淫秽，便进不了这个神圣的殿堂。我们心中暗暗惊叹，原来此地的家长们，也怕青少年们受污染（西方心理学家认为，青少年时期为危险期）。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立即掏出干瘪的钱包，买了几部书，回家后便埋头细读。在这些青少年读物里，果真倾注了作家们诚挚的感情和责任感，把青少年们引入了一个个新奇、曲折、健康、向上的青少年世界里。我们得到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书中所描写的青少年（许多也是独生子女），虽然都生活在舒适富裕的环境中，但

他们却不以“小皇帝”自居，而是一些小能人。小能人们团结友爱、独立自主，不依靠父母，自己闯荡世界，也许是这些书中所描写的青少年的思想行动的主流。

也许就在此时，一种极为强烈的，可能是不太现实的愿望在我们心中滋生了：要是能从中选出一批书，然后用青少年朋友能够接受的语言翻译出来，不是对青少年朋友精神世界需求的一种弥补吗？！

也许这便是本丛书由来的最初动机。本丛书的第一批书在文化艺术出版社许廷钧同志的支持和帮助下，就要与青少年朋友们见面了。如果这套书能受到青少年朋友喜欢，请不要忘记为本丛书辛勤工作的这家出版社和许廷钧伯伯及他的同事们。

但愿本丛书将来能收进更多的当代、古代、中国、外国的优秀的青少年读物；愿国内外学者、专家、作家、翻译家，能为本丛书添砖加瓦；愿未来某一天，也有成千上万种有趣的青少年读物出现在国内图书市场上；愿人在青少年时期都能读到许多有趣味的书，经历许多有趣的事儿。

1990.2.16

于西德明斯特

目 录

《小能人文学丛书》序	(1)
一 一所空房子	(1)
二 马虎的女邻居	(12)
三 一辆神秘的货车	(22)
四 卡塔失踪	(32)
五 没有人相信小不点儿的话	(41)
六 密林深处	(51)
七 谁也睡不着	(60)
八 卡塔脱险	(69)
九 城里电器商店被盗	(79)
十 城里像炸了锅	(89)
十一 重陷贼穴	(98)
十二 一个古怪的人	(108)
十三 逃入密林	(118)
十四 黑暗中的跟踪者	(129)
十五 法网难逃	(138)

一 一所空房子

“哟，你干吗穿这么多衣服出门呀？”

卡塔吃了一惊，她一听就知道这话是冲她来的，便循着说话声低头一看，噢，原来说话者是一个可爱的小男孩，正用一双湛蓝湛蓝的大眼睛好奇地望着她。

“唔，”卡塔犹豫了一下，问道，“那……你是谁呀？”

“我叫亚安，我已经五岁了，可我的小妹妹才三岁。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卡塔，十六岁了。”

汽车急转弯了，车身剧烈地摇晃，亚安用那双被太阳晒红了的、粘满了黑色甘草糖汁的手，紧紧地抓住自己白色的皮腰带，才站稳了脚跟。他的手指，刚才是在含着甘草糖的嘴里放着的，现在嘴里仍然在嚼着甘草糖，但这并不妨碍他说话，他紧接着又问：

“这么个大热天，干吗还穿这么多东西？瞧，你的鼻子都出汗了，真有意思！”

卡塔伸出那双从未被太阳晒过的又白又嫩的手，把鼻子上的汗擦了擦。她心里想，这小家伙的话可一点也不错。

今天是1970年入夏以来最热的一天，即使是野外的阴凉

处也有28度。在这辆坐满了旅客的大轿车里，就更热了，那温度少说也该有40度了，她知道，自己不仅鼻子上挂满了汗滴，而且脸上，腋肢窝里，背上，腰上，全身都是汗。为了这次旅行，她今天一大早就起床，把自己精心打扮了一番。当时，还以为自己最适合穿那条白色长裤，紧身绿色毛衣和那件白色与绿色条纹相间的背心。现在，她才明白，精心的设计简直糟透了，要是自己不是穿得这么多，哪能像现在这样狼狈不堪！当她设法向这小家伙解释时，自己也觉得这话不能自圆其说：

“我从斯德哥尔摩动身时，天气还很冷。当然，当时我要是像你那样穿着，现在就好多了。”

这个全身晒得黑黑的小家伙，的确穿得很少，除了脚上的一双皮凉鞋和一条短裤头之外，简直一丝不挂。听了卡塔的解释，他“咯咯”地笑起来，说：

“不，你可不能像我这样，你是一个大姑娘了。”

听了这个小男孩的话，从汽车的另一头也传来了一阵笑声。发笑者是一个黑瘦的小伙子，年龄大约同卡塔一样大，或许还略大一些呢！早在奥尔布罗上车的时候，卡塔就注意到他了。这个小伙子长得很帅，穿着也很时髦。人人见了他都投以羡慕的眼光，小伙子看到自己如此引人注目，显出一副得意洋洋的神色。

卡塔的碧绿色眼珠与他的黑褐色眼珠瞬间相遇了。这双眼睛里充满了挑衅的目光，正滴溜溜地打量着自己。他正要走上来同她搭讪，卡塔已经转过身去，向着小亚安问道：

“你去过斯德哥尔摩吗？”

亚安一个劲地点头，以致使那半长的褐色头发都飘了起来。

“我当然到过那儿，还逛了那儿的大公园，在那儿还看到了一个大‘呜啊’。”

“什么？你看到一只……你看到了什么？我怎么没见到过？”

亚安向她瞥了一眼，有点不耐烦地说道：

“一个大‘呜啊’。那儿还有一个看守的人给它喂食。但我知道，它更喜欢我们这个地方，它习惯住在我们这儿的大森林的深处。你懂吗？”

亚安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远处密密的针叶林，从落满尘土的车窗望出去，森林显得模模糊糊。紧接着亚安便挤到卡塔跟前小声说道：

“你知道，它在那儿干什么吗？”

卡塔弯下腰去才听清了他的话。

“不知道，你知道吗？”

“当然知道。”他神秘地回答道，“‘呜啊’总是蹲在一棵大



卡 塔



亚 安

树上，整天整夜都蹲在那里，一看到一个猎物，它就大声地叫：“咕—咕，咕—咕，咕咕咕！”

亚安突然发出一连串奇怪的鸟叫声，全车人听了都惊呆了。客车司机的手突然离开了方向盘；一位老先生惊跳起来，慌忙扑

向自己的行李，误以为是终点站到了；一位身穿花花绿绿布衣服的老妇人惊得大叫起来：“天哪！救护车开过来了，这儿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

这时从客车后排座位上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叫声，声音听上去，急切而有威力。

“亚安，快回到这儿来。”

亚安那欢快的眼神和那忘乎所以的表情立即不见了，藏到半垂的眼皮和密密的睫毛后面去了。

“这是我妈妈。”他以信赖的口气向卡塔说，“她生气了，我还是暂时过去，过一会儿我再过来，等会儿见。”

果真亚安过去了不大一会儿，就又回到卡塔身边。卡塔见他回来，高兴极了，这个小家伙真是让人喜爱！他对自己是那样亲切，简直使她感到，眼前站的就是自己的小弟弟。

由于某种难言的理由，她十分不愿意同刚才那位想同她搭讪的漂亮小伙子接触。而同亚安在一起，她便感到自然多了，他毕竟还只是一个五岁的小孩子。

“我们一回到家里，”亚安又叫了起来，“连午饭也不吃，喝一点饮料，吃一点面包，甜饼，就到海里去洗澡。”

“洗澡？这听上去倒挺美的！”卡塔说。

“那你回到家干什么？一回去就吃午饭吗？”亚安问。

“那当然了。我相信，等这车一停到市场广场，我爷爷就会迎上来，然后我们便一起回家，去看奶奶。一到家准保是摆得满满一桌子肉团子、土豆酱、草莓、惯奶油什么的，这些东西太好吃了，是不是啊？”

卡塔突然觉得，暑假从此便开始了，她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过上几天舒服日子，不用再天天急着上学，也不用再做作业了。她放假后不几天就已经把假期作业全部做完了。然后才决定到爷爷奶奶这儿来。她多么喜欢在爷爷奶奶的顶楼上睡觉啊。在那儿，一打开窗户就可以摸到苹果树枝条。这儿一天到晚可以悠哉悠哉地，想干什么就干点什么。一会儿到厨房里帮帮忙，一会儿到花园里松松土，一会儿给苹果树剪剪枝……嗬，这样的假期该有多么美妙啊！卡塔不由得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眼前又一次出现了爷爷那座米黄色的房子，还有奶奶那慈祥的面容，卡塔已经一年多没有见到奶奶了。

“听着！”亚安又开口了，因为他觉得现在必须把卡塔从她奶奶的肉团子中引开，“我有三个奶奶呢！”

“别逗了，一个人怎么可能有三个奶奶！”卡塔笑着说。

“我就有，我大奶奶叫阿丝达，二奶奶叫艾尔丝，三奶

奶叫玛雅。你知道我父亲有什么吗？”亚安紧接着问。

卡塔感到，自己已经很难跟上他的思路了。小家伙的思想跳跃得太快了。于是只好说，自己想不出来。

“他有……他有一个新的……”

亚安心里又激动又紧张，以致使他说话都结巴起来，憋了半天最后才把那个举足轻重的字眼吐了出来。

“一台，一台新新的马达。”

“噢，是吗？那倒挺不错的。”卡塔从容地说。

她的声音听上去很友好，但又好像无所谓的样子。一台新马达无论如何也不能使卡塔像亚安那样激动万分。

“是一个40马力的马达。”亚安接着说。

“是吗？”卡塔顺口说道，“那你们家的汽车跑起来可就快多了。”

然而她即刻就意识到，这句话无论如何都不应该从她嘴里说出来。亚安顿时眼睛瞪得圆圆的，流露出鄙夷的目光。谁都觉得出来，亚安把卡塔看成天下第一号傻女人了。

“这种马达不是装到汽车上的，是专为船设计的，它上半部是白色的，下半部是黑色的，值很多很多钱呢！妈妈说‘我们下半年只好喝白开水嚼面包片过日子了’，但爸爸觉得，不管怎样买这样一台马达也是值得的，这是一种非常非常高级的东西。”

卡塔突然觉得那双黑褐色的眼睛发出的目光正从客车的另一端向她射来。卡塔显得有点困惑——她总觉得，在她和那个人之间像有一堵墙，这是一道把男人和女人隔开的墙。在“墙”的这一面是各种年龄的男人：不管是五岁的孩子，

还是成年的父亲，抑或是那个自以为了不起的英俊小伙子；在“墙”的另一面则是各种各样的女人：像卡塔这样的女学生，有了孩子的妈妈，三岁的女孩，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的不认识的别的女人和少女。

然而亚安却毫无顾忌地把卡塔心头的这堵“墙”随便地推倒了。

“我想请求爸爸，也把你带到我们的摩托艇上去，如果你听话，他也许会让你驾驶一会儿。”

卡塔急忙向亚安道了谢。亚安向车后的妈妈身边走去了，卡塔也把头转向窗外。这时，车子已经开进了城市，一条宽阔的大街出现在眼前，这儿变化可真大啊！她就好像是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童年时熟悉的那个城市不见了，童年时的那种安全感也一下子消失了。

然而不管是街道的改变，还是人们面孔的改变，这一切对卡塔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爷爷就要出现在广场车站，奶奶就要站在那座米黄色房子的台阶上等着拥抱她。任何情况下只要有奶奶在，她就有一种安全感和幸福感。

汽车爬上一座小山似的陡坡后，便在一个四四方方的被太阳晒得灼热的广场上停住了。卡塔一手拎起箱子，另一只手提起了盛鞋的纸盒子和行李包，同乘客一道陆续走出了车门。

卡塔一来到广场，眼睛便向四处寻找，她似乎怀疑自己迷了路，这儿怎么不见爷爷那结实有力的身影？

卡塔拼命抑制住内心强烈的震惊，才勉强使自己冷静下来，或许爷爷只是迟到一会儿。

爷爷会迟到吗？卡塔的爷爷是位退休的老教师，一辈子都与课堂和学生打交道，他总是卡着钟点过日子，任何时候都像钟表的秒针一样准确，这样一位爷爷会迟到吗？

也许是因为客车提前到达了吧！可是看看教堂顶上的大钟，正是四点半，但这个大钟经常不是快就是慢，根本不准。也许爷爷有别的什么原因吧。

卡塔坐车已经很累了，下车后有点晕车，走起路来左右打晃，可是连爷爷的影子也没有看见，尽管这样，她还是在四处转悠着，到处寻找爷爷。

在教堂广场的长凳上，照例坐着一排排刚刚到达的旅客，其中两位老人正在大声地议论着什么，对于他们说的话，卡塔一点也不在意。

“真像一只漂亮的甲虫！我说的是站在那边的那位！你看，她的身材不胖不瘦，长得真匀称，还有那头漂亮的金发，金发女郎就是可爱！”

“哎呀，她还不过是个孩子呢！真想不到女孩子是怎么一下子就长大了。瞧！她身上还穿着那么多的衣服和长裤子，她那样子看上去像是很悲哀，一个人在孤零零地转来转去，多么粗心的家长？难道就忙成这个样子，连到这儿接她的功夫也没有？多么可怜的小东西。”

“她在车上时，好像在同谁谈话。”

“那是亚安·托伦，就是站在那儿的那位，身边还有他母亲。那位母亲可真是一位美人，看上一眼都觉得舒服。”

玛瑞特·托伦，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三岁的小女儿从睡梦中摇醒，她的小女儿一路上都在客车后边的一张长椅子上

的角落里睡觉，等小女儿醒来时，车里就剩下她们一家人了。

亚安一下车，便像离弦的箭一样向卡塔跑去，一把握住她的手，向妈妈介绍说：

“就是她，妈妈，她从斯德哥尔摩来，她奶奶家里吃肉丸子和惯奶油，还有……”

“我希望这小家伙没有给你带来麻烦！”玛瑞特一见卡塔，就急忙道歉说，卡塔听到她那柔软的、令人愉快的声音，心里的忧虑顿时消失了一半。见到这位母亲后，有两件事情使卡塔感到特别意外和吃惊。

第一件是，想不到亚安的母亲是如此年轻，她看上去十分快活、轻捷，一点也不像是一个有几个孩子的母亲。她穿着一件无袖的连衣裙，耳朵上戴着一对荡来荡去的白耳环，皮肤晒成了迷人的黑褐色。任何人站在她面前，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出嫉妒之心，她的个子像卡塔一样高。

第二件是，她的两个孩子的头发都是金色的，而她自己的头发却是黑色的，那长长的披肩发就像沥青一样乌黑发亮。再加上她那圆圆的下额，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东方少妇。

玛瑞特向这位来自斯德哥尔摩的身材苗条柔弱的姑娘打量了一眼，然后又看了看脚下的行李，小心地问道：

“需要人帮你拿东西吗？”

但就在这时，她的小女儿似乎突然觉得母亲把她从睡梦中弄醒是多么的无情，便张开嘴又哭又闹起来，亚安这时也已经向海滩跑去了。他一到游泳场，便自顾自地玩了起来。卡塔知道，他们家的亲戚过一会儿一定会到这儿来接他们。